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探案

(英)亚瑟·柯南·道尔 著

李家真 译注

全集

5

插图新注新译本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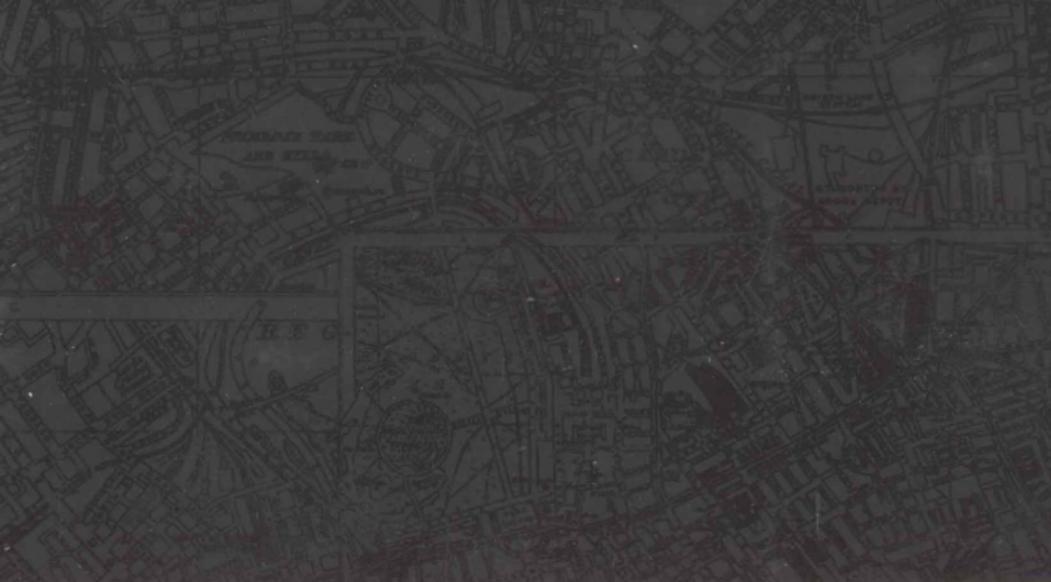
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



恐怖谷

THE VALLEY OF FEAR

中华书局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探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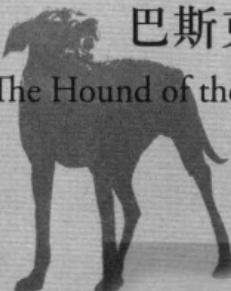
(英) 亚瑟·柯南·道尔 著
李家真 译注

全集

5

插图新注新译本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恐怖谷
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 The Valley of Fear



(英) 亚瑟·柯南·道尔 著
李家真 译注

中华书局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题 献

第一章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005
第二章	巴斯克维尔家族的诅咒	014
第三章	问题所在	025
第四章	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	038
第五章	三条线索悉数中断	054
第六章	巴斯克维尔宅邸	068
第七章	梅里陂宅邸的斯泰普顿兄妹	081
第八章	华生医生的第一份报告	097
第九章	华生医生的第二份报告	107
第十章	华生医生日记摘抄	129
第十一章	山崖上的人	142
第十二章	惨死荒原	157
第十三章	布下罗网	173
第十四章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189
第十五章	回 顾	204

恐怖谷

第一部

第一章	警 讯	221
第二章	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妙论	233
第三章	伯尔斯通惨剧	244
第四章	暗夜难明	256
第五章	剧中人	270
第六章	一线曙光	284
第七章	答 案	299

第二部

第一章	某 人	321
第二章	会 首	332
第三章	维尔米萨三百四十一分会	352
第四章	恐怖谷	370
第五章	最黑暗的时辰	382
第六章	危 机	397
第七章	博迪·爱德华兹的陷阱	409
第八章	尾 声	421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题 献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罗宾森吾友：

端赖足下齿及之西部传奇，不才乃有动笔撰写此区区短章之念。
不才既荷此德，铺排故事之时复蒙足下盛情相助，在此一并申谢。

亚瑟·柯南·道尔 谨启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首次发表于 1901 年 8 月至 1902 年 4 月，连载于《斯特兰杂志》(The Strand Magazine)。题献当中的“罗宾森”指的是英国记者及作家弗莱彻·罗宾森(Bertram Fletcher Robinson, 1870—1907)，这篇故事的灵感因他而来。这个题献据美国单行本译出。在《斯特兰杂志》连载第一部分的脚注当中，柯南·道尔也向罗宾森表示了感谢，措辞比这个题献明确得多：

“此故事灵感来自吾友弗莱彻·罗宾森先生，故事大纲及风土细节皆得罗宾森先生之助。”

这个题献当中的“西部”(west country)是对英格兰西南部一片地区的统称，其中包括德文郡。

第一章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还在桌子上用早餐，因为他通常都起得相当晏，除非是赶上了一种不在少数的例外情况，那就是彻夜不眠。我站在壁炉跟前的小毯子上，拿起了昨晚的访客落下的手杖。这是一根做工精细的沉重木杖，带有圆头，正是人们常说的“槟榔讼棍”。紧靠圆头下方的位置有一圈将近一英寸宽的银箍，上面刻着“皇家外科医师学会^①会员詹姆斯·莫蒂默惠存，C. C. H. 友人敬赠”，日期则是“1884”。老派的家庭诊所医生往往喜欢使用这种手杖，因为它庄重威严，分量十足，令人心安。

“喂，华生，这东西你怎么看呢？”

福尔摩斯是背对我坐着的，而我摆弄手杖的时候并没有弄出任何动静。

“你怎么知道我在做什么？我看你是脑后长了眼睛吧。”

“我脑后虽然没长眼睛，面前却有一只精光锃亮的镀银咖啡壶。”他说道，“好了，华生，说说看，咱们这位客人的手杖给了你一些什么提示呢？不巧的是咱们没跟他见上面，没能了解到他的来意，既然如此，这

^① 这里说的应该是英格兰皇家外科医师学会 (The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of England)，该学会位于伦敦，正式成立于 1800 年，是一个致力于提高外科水平的专业协会及慈善机构。



个意外落下的纪念品就显得格外重要。你好好看看这根手杖，把手杖主人的情况说给我听听吧。”

“依我看，”我一边说，一边尽量模仿我室友的方法，“既然莫蒂默医生的友人用这么一根手杖向他致敬，他应该是医学界的一位成功人士，年纪不小，名望很高。”

“很好！”福尔摩斯说道，“好极了！”

“我还觉得，他很可能是一名乡村医生，出诊的时候经常都是步行。”

“为什么呢？”

“原因在于，这根手杖虽然十分精致，上面却留下了许多磕碰的痕迹，城里的医生肯定不愿意拿着它到处走。手杖末端的加厚铁箍也磨损得非常厉害，主人显然是经常带着它走路。”

“很有道理！”福尔摩斯说道。

“还有啊，手杖上刻着‘C. C. H. 友人’字样，这个‘C. C. H.’的意思多半是‘某某狩猎俱乐部’^①。他兴许是给当地某个狩猎俱乐部的会员治过伤，俱乐部就用这根手杖作为小小的谢礼。”

“说实在的，华生，你真是让我刮目相看。”福尔摩斯说道，把椅子往后挪了挪，点上了一支香烟，“我不得不指出，在费心记述我那些小小成就的时候，你总是习惯性地低估你自个儿的本领。你也许并不是发光体，可你是光的导体。有些人本身没有天才，激发天才的本领却十分可观。坦白说，亲爱的伙计，我确实欠了你很大的恩情。”

他从来没有给我如此称誉，经常都对我的衷心赞美无动于衷，对我宣传他那些方法的努力嗤之以鼻，致使我深感颜面损伤，所以我必须

^① 华生这么说是因为他认为“H”代表“Hunt”（狩猎）。

承认,听到他这些话的时候,我真是喜不自禁。与此同时,我还觉得非常自豪,因为我感到自己已经对他的方法颇有心得,不但能够实际运用,甚至能够赢得他的赞赏。接下来,他从我手里拿过手杖,仔仔细细地看了几分钟,然后就露出一副很感兴趣的神情,放下香烟,把手杖拿到窗边,用放大镜看了起来。

“简单归简单,多少也有点儿意思。”他坐回了长椅上他最喜欢的那个角落,如是说道,“这根手杖确实给出了那么一两点提示,咱们可以据此得出几个推论。”

“有什么我看漏了的地方吗?”我问话的口气多少有点儿自鸣得意,“依我看,我应该没有漏掉什么重要的细节吧?”

“恐怕我不得不说,亲爱的华生,你的大多数结论都是错的。刚才我说你激发了我,意思说白了就是,我偶尔可以通过发现你的错误来找到正确的方向。当然喽,这次你也不能说是全错。这个人确实是一名乡村医生,确实也经常走路。”

“那我就说对了啊。”

“只有这两点是对的。”

“全部的情况也只有这两点啊。”

“不,不是,亲爱的华生,不是全部——绝对不是全部。举个例子吧,让我来说的话,我倒是觉得,当医生的人不大可能从什么狩猎俱乐部收到礼物,礼物多半是来自一家医院。‘C. C.’这两个字母既然摆在



接下来,他……把手杖拿到窗边,用放大镜看了起来。



‘医院’的前头，显然就是‘Charing Cross’的缩写^①。”

“也许你是对的。”

“多半是对的。好了，这个推测没错的话，咱们就有了一个全新的出发点，可以据此演绎这位神秘访客的其他情况。”

“好吧，假设‘C. C. H.’确实代表‘查林十字医院’的话，咱们又能演绎出什么情况呢？”

“就没有什么让你觉得一目了然的情况吗？我的方法你是知道的，用啊！”

“我能想出来的只有那个十分明显的结论，也就是说，下乡之前，这个人曾经在城里行医。”

“我倒是觉得，咱们可以大着胆子往前捋一捋。咱们不妨从这个方面来想，人家送他这么一件礼物，最应景的场合是什么呢？碰上什么样的情形，他那些朋友才会凑钱送他一件表示友情的纪念品呢？显然是在莫蒂默医生离开医院自己创业的时候。咱们知道朋友们送了这么一件礼物，又推测到他经历过一次从城镇医院到乡村诊所的转变，在此基础之上，说礼物是在转变来临的时候送的，有什么特别牵强的地方吗？”

“听起来确实很有可能。”

“好了，你应该看得出来，他不会是医院的正式医师，原因在于，能拥有这种身份的都是在伦敦很有名望的医生，这样的医生也就不会往乡下跑了。如此说来，他会是什么身份呢？既然他待在医院里，又不是医院正式聘任的医生，那就只能是一名见习外科医生或者见习内科医

^① 福尔摩斯这么说是因为他认为“H”代表“Hospital”（医院），“Charing Cross”即“查林十字”，是伦敦市中心的一个重要路口，详细说明可参见《波希米亚丑闻》。

生，地位比高年级医科学生高不了多少^①。除此之外，他离开医院不过是五年之前的事情，日期就刻在手杖上呢。这么一看，亲爱的华生，你那个严肃稳重、人到中年的家庭诊所医生立刻化为乌有，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小伙子。他随和可亲，淡泊名利，丢三落四，还养着一只心爱的狗儿。大致说来，他的狗儿应该比梗犬大，同时又比獒犬小。”

我不以为然地笑了笑，歇洛克·福尔摩斯则靠回椅背，喷出一个个小小的烟圈，袅袅地升向天花板。

“你刚才说的后面几点，我没有办法检验，”我说道，“不过，再怎么说，这个人的年龄和专业履历之类的细节并不是什么特别难查的东西。”我那个小书架上摆的都是些医学书籍，于是我把那本医生名录拿了下来，翻到了“莫蒂默”这个姓氏。名录里有好几个姓莫蒂默的人，其中却只有一个跟我们的访客对得上。我把这个人的介绍念了出来：

詹姆斯·莫蒂默，一八八二年成为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现居德文郡达特莫尔荒原格林盆村^②，曾于一八八二至一八八四年间在查林十字医院担任见习外科医生，并曾凭借《疾病属于返祖现象吗？》一文赢得杰克逊比较病理学奖，为瑞典病理学学会通讯会员，著有《返祖现象之若干变态》（发表于一八八二年的《柳叶刀》^③）及《我们真的在进化吗？》（发表于一八八三年三月的《心理学杂志》）。

① “见习外科医生”和“见习内科医生”的英文分别是“house-surgeon”和“house-physician”，指的是住在医院里的低级医生。之所以分开说，是因为英国传统上把外科和其他医学部门分得很清楚。查林十字医院有附设的医学院。

② 德文郡（Devonshire）是英格兰西南部的一个郡，首府埃克塞特（Exeter）东北距伦敦约240公里。格林盆村（Grimpen）为虚构地名，可能是来自达特莫尔荒原上的一个名为格林斯庞德（Grimsound）的史前遗址。

③ 《柳叶刀》（*Lancet*）为著名医学杂志，1823年于英国创刊。



此人现为教区医官，职责范围为格林盆、索尔斯莱及海巴罗等教区。

“里面没提到你那个当地的狩猎俱乐部啊，华生，”福尔摩斯露出了恶作剧式的笑容，“不过，他的确是一名乡村医生，这一点你看得非常准。依我看，这段文字基本上证实了我的推测。至于他的个性嘛，我记得我用的词汇是‘随和可亲’、‘淡泊名利’和‘丢三落四’。按我的经验，如今的这个世道，只有随和可亲的人才会收到临别赠礼，只有淡泊名利的人才会扔掉伦敦的工作往乡下跑，也只有丢三落四的人才会在别人的房间里等上一个小时，没留下自己的名片，倒是把自己的手杖给留下了。”

“狗儿的事情又怎么说呢？”

“这只狗儿经常都叼着这根手杖跟在主人身后，手杖十分沉重，狗儿只好紧紧地咬住手杖的中段，由此留下了十分清楚的牙印。从牙印的间隔来看，这只狗儿的嘴巴比梗犬宽，同时又没有獒犬那么宽，兴许是——没错，我敢打包票，**确实是一只卷毛的斯班尼犬。**”

之前他已经站了起来，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这会儿则停在了凸肚窗的凹处。他说话的口气肯定得让人惊讶，我不由得抬头看了看他。

“亲爱的伙计，这一点你怎么能这么肯定呢？”

“原因非常简单，这只狗已经出现在了咱们的家门口，拉门铃的就是它的主人。别走，华生，听我的。他是你的同行弟兄，你在场可能会对我有所帮助。华生，眼下可是个决定命运的转折关头，你听见了楼梯上的脚步声，知道有个人正在走进你的生活，可你并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吉是凶。研究科学的詹姆斯·莫蒂默医生上门造访研究罪行的歇洛克·福尔摩斯，究竟能有什么事情呢？请进！”

我本以为我们的客人会是个典型的乡村医生，看到他之后不免吃

了一惊。他个子非常高，身材非常瘦，金边眼镜后面是一双精光闪亮的灰色眼睛，两只眼睛挨得很近，中间支棱着一个鸟喙一般的长鼻子。他的打扮倒符合专业人士的身份，同时又显得相当邋遢，因为他的双排扣礼服大衣脏兮兮的，裤子也磨得起了毛。他年纪还轻，长长的脊背却已经有点儿佝偻，走路的时候头往前伸，总的看来像是个爱管闲事的好心人。走进房间之后，他立刻瞧见了福尔摩斯手里的手杖，于是便欢呼一声，冲着手杖跑了过去。“这可真叫人高兴，” he说道，“我一直都没想起来，手杖是落在了这儿，还是落在了航运公司。这根手杖可是我的宝贝，说什么也不能弄丢了。”



走进房间之后，他立刻瞧见了福尔摩斯手里的手杖……

“看得出来，这是别人送的礼物。”福尔摩斯说道。

“是的，先生。”

“是查林十字医院的人送的吗？”

“是那边的几个朋友送我的结婚礼物。”

“天哪，天哪，这可真是太糟糕了！”福尔摩斯开始大摇其头。

莫蒂默医生显然是有点儿惊讶，眼镜后面的眼睛眨巴了一下。

“这有什么糟糕的呢？”

“没什么，不过是我俩的小小演绎叫您给推翻了而已。您刚才说是结婚礼物，对吗？”



“是的，先生。我结了婚，然后就放弃了那家医院，放弃了成为正式医师的所有希望，因为我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园。”

“瞧啊，瞧啊，说到底，咱俩的错误并不是那么离谱嘛。”福尔摩斯说道，“好了，詹姆斯·莫蒂默医生——”

“还是叫我‘先生’吧，先生，我只是个微不足道的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①。”

“看得出来，还是个一板一眼的人。”

“一个爱好科学的半瓶醋，福尔摩斯先生，不过是在未知领域的大洋边上捡点儿贝壳而已^②。依我看，您应该就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而不是——”

“不是，这位才是我朋友华生医生。”

“很高兴见到您，先生。听到您朋友的大名的时候，我也听到了您的大名。好了，福尔摩斯先生，您让我产生了特别大的兴趣，真没想到，你的颅骨这么长，额骨又这么突出。我来摸摸您顶骨的裂缝，您不会介意吧？在拿到您颅骨的实物之前，先生，如果能给您的颅骨做个模型的话，随便哪家人类学博物馆都会拿它当个宝的。我这可不是假模假式地恭维您，说实在的，您的颅骨真让我垂涎三尺。”

歇洛克·福尔摩斯摆了摆手，请这位古怪的客人坐到椅子上去。“看得出来，您跟我一样，也对自己的学科非常投入。”他说道，“从您的食指来看，您抽的烟应该都是您自个儿卷的。点一支吧，用不着顾忌。”

① 按照传统，英格兰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的正确称谓不是“医生”(Dr.)，而是“先生”(Mister)。在当时的英国，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并不是一个显赫的医学头衔。

② 根据苏格兰科学家及作家布鲁斯特(David Brewster, 1781—1868)的《牛顿回忆录》(Memoirs of the Life, Writings and Discoveries of Sir Isaac Newton, 1855)，牛顿曾经说：“不知道这个世界怎么看我，可我觉得自己不过是个嬉戏海边的儿童，只知道为偶尔捡来的光滑石头和漂亮贝壳沾沾自喜，从不曾努力探求眼前这个真理大洋的奥秘。”